

博集
大卷

周易 大师

大结局

3



逢凶化吉、运势强劲的秘诀，
在不知不觉中，战胜对手！
程小程◎著

凤凰出版传媒集团
江苏文艺出版社
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
PUBLISHING HOUSE

周易 3 大师

大結局

程小程◎著

凤凰出版传媒集团
江苏文艺出版社
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
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周易大师3/程小程著. —南京: 江苏文艺出版社,
2011. 3

ISBN 978-7-5399-4332-9

I. ①周… II. ①程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
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1) 第039001号

周易大师 3

作 者: 程小程

责任编辑: 刘 霁

策划编辑: 柳 易

版式设计: 利 锐

封面设计: 秦 啸

出版发行: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

江苏文艺出版社 <http://www.jswenyi.com>

集团网址: 凤凰出版传媒网 <http://www.ppm.cn>

印 刷: 三河市鑫金马印装有限公司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开 本: 787 × 1092 1/16

字 数: 290千字

印 张: 20

版 次: 2011年4月第1版

印 次: 2011年4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399-4332-9

定 价: 33.00元

(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)



目
录
周易大师
3

第一章 志在君也 / 001

- 一、乌鸦证凶 / 002
- 二、天圆地方 / 013
- 三、花落有香 / 023
- 四、身陷囹圄 / 037
- 五、困兽犹斗 / 047

第二章 不乱群也 / 055

- 六、降妖伏魔 / 056
- 七、意外之获 / 066
- 八、名人会馆 / 075
- 九、同气相近 / 084
- 十、男人心事 / 093

第三章 位不当也 / 103

- 十一、患难真情 / 104
- 十二、古画玄机 / 113
- 十三、异人梦多 / 118

周易大师 3



- 十四、赶尽杀绝 / 127
- 十五、意识对接 / 137
- 十六、鬼迷心窍 / 146

第四章 有命无咎 / 163

- 十七、官场之道 / 164
- 十八、暗箭难防 / 179
- 十九、命悬一线 / 192

第五章 位正当也 / 205

- 二十、高处寒浓 / 206
- 二十一、天不藏奸 / 216
- 二十二、异象丛生 / 229

- 二十三、攻守同盟 / 238
- 二十四、刀光剑影 / 247

第六章 先否后喜 / 255

- 二十五、巫术显威 / 256
- 二十六、阴阳两界 / 259
- 二十七、莫辨吉凶 / 268
- 二十八、大功告成 / 273
- 二十九、双英殒命 / 278
- 三十、前利后害 / 285
- 三十一、再上峨眉 / 292
- 三十二、真相大白 / 301
- 三十三、乾坤定矣 / 310



第一章

志在君也

周易大师
3

《易经·天地否》初六：拔茅茹以其汇，贞吉亨。

程传：泰与否皆取茅为象者，以群阳群阴同在下，有牵连之象也。泰之时，则以同征为吉。否之时，则以同贞为“亨”。始以“内小人外君子”为否之义，复以初六“否而在下”为君子之道。

否卦是一个三阴三阳的卦象，下卦三阴爻，是“三阴同道，皆不可进”，初六爻说，不要急于求进，先清除掉自己上层前进道路上的杂草，上层一路畅通，自己才能一路畅通，这才是正道，只有守正然后才可得吉祥能亨通。象曰：拔茅贞吉，志在君也。助人即自助，协助可以左右自己命运的人成功，自身必然也能更上一层楼，这是处在底层者应该掌握的原则。



一、乌鸦证凶

《易经·坎为水》六三爻辞：来之坎坎，险且枕，入于坎窞，勿用。

来也是险阻，去也是险阻，而且险途漫漫，小心落入危险的深渊，不要轻举妄动。

风从两百公里以外的海上刮到了这座有着一千多万人口的城市，寒风就像铁扇公主手上的芭蕉扇一样把街道打扫得干干净净，落叶和行人都各有归处，只有封闭得严严实实的汽车在来来回回地奔跑着，整个大都现在像一头被冻僵了的巨大的蜈蚣，没有一丝生机。

大都市的冬天，有一种莫名的压抑情绪，在此三年，每年冬天我几乎都会想起一句似乎是与这座城市毫不相干的诗——“乱石穿空，惊涛拍岸，卷起千堆雪。”大都没有水也没有岸，可是我能看到，不知道我看到的是哪里的幻影。

我站在天桥一个粗大的桥墩下面，此时正是正午，平时热闹繁华的天桥下面冷冷清清，那些“张铁嘴”、“神算子”都不知去向。我很失落，我之所以一下火车就跑到这儿来，就是想故地重游，想在此回味一下我曾经的艰难岁月。

一群乌鸦铺天盖地地飞过来，挤满桥上的栏杆，东张西望明显烦躁不安。一团乌云从高架桥上低低地压过来，是乌云，我在大都生活多年，从没有在冬天里见过这种云彩，起初以为是黑烟，但没有烟的味



道，分明是一种腥咸的海湾里藏了几亿年的海水气味，这种味道，只有死亡身上才有。

我在生病之前常常会有一种预感，身上的皮肤像被冷水猛地撩了一下一样，很轻很快地抽搐一下，然后用不多久就被病毒击中，卧床不起。

现在我又有了那种感觉，我想，这回一定不是我病了，因为巨大的外应不是我一个渺小的个体所能承受得了的。难道是这个城市要感冒了吗？

我闭上双眼，努力想打开天目，那团乌云在瞬间笼上眉头，我什么都看不到，只是腥咸的味道越来越重。上天给了我天目，可是我却无法用它洞察上天的举动，它到底要干什么？

一个推着清扫车的环卫工人走过我身旁，我问她：“你闻到一种腥味了吗？”

那人冷冷地扫了我一眼，脚步快速地走过去：“有病！”

我看着她的背影移动到立交桥的匝道下面，那儿有一条被风吹下来的广告横幅，另一端还悬在路灯杆上，几个血红大字耀眼夺目：“天堂家园适宜人居……”环卫工人用手扯了几下没有扯掉。

我的身体又抽搐了一下，立交桥上一辆旅游大巴远远地疾驰而来，已经拐进了匝道，却没有减速的迹象，那群乌鸦呼啦啦地惊飞成另一片乌云。

我大声呼叫那个环卫工人：“快躲开……”

我的声音被一阵刺耳的金属碰撞声玻璃碎裂声轮胎爆炸声淹没，那辆大巴车失控地撞下了匝道，翻滚着扭曲着撞上了天桥的桥墩。环卫工人没有扯下的条幅裹在了大巴上，只露出“天堂”两个字。

天堂有时也并非都适宜人居。

大巴就躺在离我几米远的地方，我甚至都没有反应过来它会把我带进“天堂”。

我愣了几秒钟的时间，冲上去想要救人，刚跑到大巴跟前，一声巨响，顷刻之间，环卫工人不见了，“天堂”不见了，大巴也不见了，全都掩埋在了浓烟烈焰里……



我被气流掀翻在地，感到身上一阵疼痛，衣服上燃起了火，从一辆路过的汽车里冲下来两个青年人，一个把我连拖带拽拉离了火场，另一个从车上拿出灭火器，对着我一阵猛喷。

我跌跌撞撞地爬起来，已感觉不出身上哪里在痛，叫喊着救人。

天桥下面很快地聚了许多人，对着燃烧的汽车无能为力。

消防车呜呜啦啦地开过来，水枪如注，白烟沸腾，眼前的一切瞬间笼在了一片白雾之中，只能闻到刺鼻的油漆的味道，水汽的味道，还有……肉体的焦糊味道……死亡的味道混合起来弥漫在空中，令人窒息。

救护车呜呜啦啦地开过来，警车呜呜啦啦地开过来……这种笛声本是希望之音，但此刻却令人无比揪心和绝望。

一位老人仰天长啸：“老天，你没人性！”

所有的看客都在怨天尤人，以为这一场杀戮是上天的双手所为。或者他老人家眼睁睁地看着发生，却不去阻止，所以他就该受到诅咒。

老天不是人类，为何要有人性？灾难的背后是因和果的关系，与老天有何相干？人类总是在接受了恩惠后谢天谢地，在遭受了苦难后怨天恨地，却从不想想自己的因果，我们要公平，我们的所作所为又公平吗？

一位年轻警察在清点了受害者遗体后，义愤地说了一句还算公道的话：“他妈的，该死，四十人的客车挤了七十二人！这不是作死嘛！”

不知道他是在骂司机还是骂乘客，但是现在都是死者了，中国人对死者都有天生的怜悯心，要尊重死者。刚才的那位老人瞪着面前这个年轻警察摩拳擦掌，被别人拉开。

我这时才觉得右臂痛不可支，皱着眉头挤出人群。刚才救我的两个青年扶住我说：“我们送你去医院吧。”

我道谢，坐进了他们的车里。

两个人一路叹息不已，不停地探讨着人生的意义。

也许他们在几分钟前还花天酒地，醉生梦死，可是面对这血腥的一幕，他们应该对人生有了另一种感悟。

“大巴车撞成这样，我估计至少得开了一百迈以上，开这么快怎么能



转弯呢？难道司机睡着啦？”坐在副驾上的青年愤愤地说。

“你当时就在天桥下面吧，你看清是怎么回事了吗？是不是躲什么车来着？如果有肇事车辆的话，可不能放过那浑蛋，这可是七十多条人命啊！”开车的青年偏了一下头，冲着我说道。

我看到了他们没看到的景象，我也洞悉了他们不知道的内幕，如果我告诉他们这是宿命，他们会怎么理解这场车祸？

我摇摇头说：“没有任何肇事车辆，是大巴司机一个人的事，这一车无辜的人只是恰好坐上了他的车。”

“莫不是那浑蛋要自杀吧，他拉了一车人当垫背的？！”

“还有一个环卫工人。”我幽幽地说。

丰田霸道“吱”的一声停在了路中间：“你说什么？你的意思大巴司机真是在自杀？”

是的，没错，当那几个警察在向车外拖拽遗体时，我看清了那个大巴司机的脸，在他被烧得一塌糊涂的五官上，在他的眉宇之间，我的目光进入他的大脑，我读出了他在几分钟前留下的记忆，他的大脑就和飞机上的黑匣子一样，把他临死前的狰狞暴露无遗，只是别人却看不到。

“这个司机姓袁，他有一段冤情没有得到伸张，应该是他的父母，在一场房屋拆迁中不明不白死了，他上访了很多部门，受了很多屈辱，却没有人给他一个说法，而且单位领导也在威胁他，如果再上访就让他下岗。他在开这班车之前并没有自杀的计划，但是车上有两个乘客不停地嘲弄他开车技术不好，还有一个醉鬼骚扰他，嚷着要替他开车……他的大脑被一种邪念蒙蔽了，也就是说他在一刹那疯了，于是他把这班车开成了死亡客车……”

两个青年听得毛骨悚然，看我半天：“你疯了吧！”

我没疯，是这个世界疯了，如果你们能读懂那个司机的内心世界，你也会变疯的。

后面的车喇叭响成一片，开车的青年打开车窗冲着后面骂道：“催什么催？赶着上天堂吗？”



丰田车驰进了医院，两个青年人同情地看着我说：“你一定是受了刺激，看完外科去看看心理医生吧。”

我笑笑，转身进了挂号处。

郑巨发不停地打我的手机。

我正被医生按在诊疗床上检查，李进一遍一遍地在唱“你在他乡还好吗？是否还会想起从前，你在他乡还好吗？是否已经有了太多改变……”

医生把我浑身上下每一块骨头都拍打了一遍说：“没事，只是右臂有些轻微的肌肉挫伤，养几天就好了。”

我接通电话。

“天一，你到大都了吗？”

“到了。”

“我的右眼一个劲儿跳个不停……刚才天桥那儿有一辆大巴出事了，听说烧死七十多人，吓死我了……我以为你在那辆车上呢！你现在在哪里？我去接你。”

我站在医院门口，看着熟悉的街道，听着熟悉的方言，有亲切也有伤感，我曾以为自己永远不会到这个城市来了，不会再卷进以前那些不堪回首的回忆里，可是，好像一切都是冥冥之中安排好的，我转了一个大大的圈子，又回到了这里。

肖衍四走了，邱宇走了，小雅走了，那些大学同学也都鸟兽散尽，这座城市给我留下的只有孤独和忧伤，在这里，我没有开心的理由，不是因为玉儿，我不会回来。

想到肖衍四，我要去看看他，我要告诉他，我学会了梅花易数，他是因为这个而含恨离世的，他的弟子没有辜负他的期望，只是他的仇人，我无法像一个江湖侠士一样替他手刃了，恩怨如风，风过俱散，一切还是由它自生自灭吧。

一辆崭新的奔驰车悄然滑到我身边停了下来，郑巨发下车后给了我一个熊抱：“兄弟，想死我了。”



一个与我差不多年龄的女孩也走下车，面带笑意地看着我们久别重逢。

郑巨发还是老样子，只是看起来比以前更加气宇轩昂，新车新人，任谁也掩饰不住对人生的热情。

“这位就是我曾给你提起的传奇人物，著名的周易大师周天一。”郑巨发向那女孩子介绍我，又介绍她道，“欧阳云锦，清华大学国际贸易专业的高材生，现在是我的秘书。”

我笑笑：“一首好词。”

郑巨发愣了一下：“什么？好瓷？是好人吧？”

欧阳云锦轻笑，笑容矜持：“不错，是好词，周大师真是博学多才，一下就想到了我名字的出处。”

郑巨发有些发蒙：“你们对什么暗号？”

云锦两个字出自李清照的那首《一剪梅》：

红藕香残玉簟秋。轻解罗裳，独上兰舟。云中谁寄锦书来？雁字回时，月满西楼。花自飘零水自流，一种相思，两处闲愁。此情无计可消除，才下眉头，却上心头。

我也很喜欢这首词，在为赋新词强说愁的少年时，没少拿这首词来关照自己的情绪。那时是真不懂“才下眉头却上心头”的意味，现在懂了，因为日夜牵挂的玉儿。

“老郑，玉儿现在在哪里？带我去见她。”我说。

“啊，玉儿，不急，你应该先去肖师傅的坟上看看对吧？纸烛供果我都给你准备好了，走吧，我们先上车，祭拜完他老人家我和你慢慢说。”

郑巨发是一个善解人意的人，他的事业能如此地成功和他的性格是分不开的，我欣赏他对朋友的细心入微，虽然他有时也不免失之圆滑。

郑巨发揽住我的肩膀邀我上车，我受伤的右臂被他用力一箍，痛得几乎不支。

见我皱紧了眉头，不停地躲闪他，郑巨发大为诧异：“你怎么了？”



我苦笑着摇摇头：“没什么，刚才，在天桥那儿，只差一步我就成了第七十三具尸体。”

“什么？你，你真在那儿呀？我说我的右眼为什么突然跳个不停呢，兄弟，我们也是心连心的情谊啊！”

他这句话没有撒谎，我能感受到他的真诚，不是对我心有所系的人，不会有这样强烈的感应。那大巴车上有我所系念的人吗？为什么我会有那样剧烈的反应？我心一紧，继续追问郑巨发：“玉儿到底在哪儿？”

郑巨发边开车边说：“天一，你信佛是吧？”

“我是道家弟子。”

“你什么时候成了道教徒了？我记得你以前是看《金刚经》的。”

“我问玉儿在哪儿，你少跟我扯闲篇儿。”

“是，是说玉儿，你听我说完啊，有句话怎么说来着，是你的逃不掉，不是你的强求不来，你们两个一个是非你不嫁，一个是非她不娶，你还怕成不了姻缘吗？这事像吃一份九分熟的牛排，多一分老了，少一分生了，你成天和我讲要顺其自然，事到临头你怎么做不到了呢？”

我听懂了他的话外音，不由怒从心起。

“郑巨发，你太过分了！”我吼道。

“兄弟，少安毋躁，你听我说完……”

“我不听，不是看你那么上心为我父亲寻医问药的分上，我肯定要和你绝交，你太过分了！”

郑巨发竟然一点儿也不内疚，肯定是做好了应对我的准备：“天一，是，没错，玉儿是不在大都，是我诓你来的，可是我并非不想让你们这对金童玉女早日团聚，咱兄弟这么长时间了，我是什么人你不了解吗？这段时间我一直在帮你找她，你可以打电话问问黄金健全国的所有分公司，哪个经理手上没有玉儿的照片！别以为找不到玉儿就你一个人着急，可是你这样像个盲流似的到处瞎转悠能有什么作用？你劝别人行，劝自己不行，这事我得劝劝你，哪也别去，就在大都待着，时机到了两座山都能碰到一起去，何况两个彼此想念的人呢！你说对不对，云锦？”



他和我说话，却问别人对不对，这是成心想敲打我。

我余怒未消地说：“我不是怀疑你的动机，我是气你不该骗我。”

郑巨发见我态度缓和下来，嘿嘿地笑了：“我骗你也是因为不忍心你到处流浪，你太善良，不适合闯荡江湖，还有一个原因我也不妨告诉你，阴曰阳想把易经学会的会长让给你，所以我就使了一个瞒天过海之计……”

“别给我提易经学会，我不感兴趣。”我打断他。

“好，不提，你说说看对什么有兴趣，我帮你实现愿望。”

我冷笑：“郑总是有钱人，在你眼里没有办不到的事对吗？谢了，天一不敢劳您大驾。”

“天一，你这样说就不对了，我有钱也没有为富不仁，我当你是兄弟才这样说，我关心你还关心出不是来了，算了，当我什么都没说。”

我也觉得自己有些偏激了，干脆闭口不言，顺手拿起他车座上的一本财经杂志翻起来，封面上的郑巨发正目视远方，一副胸怀天下的样子，一个大标题醒目地写着“黄金健借壳上市成功，保健品行业重新洗牌”。

我抬头看了一眼郑巨发，有些不解，想到他一年前还谨小慎微行事低调，现在竟突然如此张扬，看来他以前所做的一切都是装出来的。

我讥笑道：“郑总现在是上市公司的老板了呀，怪不得车也换了人也换了，现在还用几十片鹿茸做一百箱鹿茸不老酒吗？”

郑巨发尴尬地笑笑：“天一，你也学尖刻了。”

“我是在担忧，什么重新洗牌？重新洗牌你就一定能抓到好牌吗？”

“所以要请你来啊。”

我叹息一声说：“你终于说了实话，诓我来大都的真正目的原来是为了这个，真是无商不奸啊！”

郑巨发喃喃地说：“没错，我一直都是个奸商。”

从师父肖衍四坟上回来，我的心灵宁静了许多，郑巨发说得对，我不适合闯荡江湖的，有一个稳定的安身之所才是我想要的。肖衍四一生在外漂泊，最后仍要叶落归根，魂归孤坟，到头来连个给他上坟扫墓的朋友都



没有，身前孤单寂寞，身后荒草一片，人生的意义又何在呢？

郑巨发说：“天一，我听一个相师说，最好不要单独去墓地，如果恰好好运衰，会引鬼上身，有没有道理？”

“从风水学上来说，墓地是极阴之地，少去或不去当然是正确的，民间有种说法叫‘父母亡三年无好运’。这是因为在封建社会，作为孝子要为亡故的父母守孝三年，三年都守在坟上，万事不管不问，当然好运也找不到头上来。从心理学上来说，也有一定的道理，但不是引鬼上身，而是一种情绪牵引，俗话说人逢喜事精神爽，反过来，人在伤心地当然精神差，很多人患上精神疾病也是因为情绪被忧伤的事牵引了，自己又走不出来，所以这里说的‘鬼’其实是一种比喻，和心里有鬼的‘鬼’是一个意思。”

“哦，听你这样一说，我明白了，运气不好其实更多的原因在自身，要会调节情绪，时刻保持轻松愉悦的心情，不要沉迷在忧伤的情绪里，对不对？”欧阳云锦说。

我点点头。

“所以嘛，我看你从墓地回来情绪一直低落，好吧，我们去喝酒唱歌，调节情绪去。”郑巨发转而问，“对了，那个桃儿呢？不是一直陪着你的吗？”

是啊，桃儿呢？提起桃儿，我心里痛了一下，她的浅笑倩然，她的顾盼流连，她手上的温存，顷刻之间又塞满了心间，而我对她的愧疚之情也愈加强烈起来。

她陪了我那么长时间，那么多的风雨，那么些个快乐或忧伤的日夜，我却把她扔到了半路。

上次在家里与玉儿相遇，因为桃儿在场，闹了一场误会，致使玉儿悄悄地走了，这事让我心里很不是滋味。

有了前车之鉴，这回来大都见玉儿，我是无论如何不敢再让桃儿出现了，所以从冰城出来我故意没买机票，而是挤上了火车，我知道冰城没有直达大都的火车，需要在中途换乘，这正好给我时间来劝桃儿回家。

桃儿拉着行李，寸步不离地跟着我跑前跑后地买票，脸上始终挂着



笑意，她不问我为什么不坐飞机，她那么聪明的一个女孩子，什么事猜不透呢？

她只知道到了大都，见到玉儿她就要离开，却不知道我要在半路就把她扔下，她的柔情和不舍，我的决绝和残忍，时时在噬咬着我的心灵，咬出血来，可是我能有什么办法呢？不是我自私，是爱情本身就是自私的。

在车上，我踌躇了很长时间，总是狠不下心来说出让她离开的话。

我想来想去，决定向老君求助。

我把自己关进厕所，给老君打电话：“大哥，求你一件事，你给桃儿打个电话，找个借口把她叫回四川好吗？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我马上要见到我的女朋友了，我不想伤了两个人的心。”

“什么女朋友？桃儿不是你女朋友吗？”

“大哥，在去峨眉之前我就有女朋友的，算了，这件事一句两句话也解释不清楚，不过，桃儿是知道的，只是我说不出口让她离开，你帮帮忙好吗？”

“我只做好人，不做坏人，你说不出口的话我更说不出口。”老君生气地说。

“桃儿听你的，你当救兄弟的场了，麻烦你开一下金口吧。”

“狗屁，我这是金口吗？我费了那么多的心血，想做一回媒人，你小子就是不成全我，你说过，爱情是两个人的事，我这第三者就不掺和了，你爱咋咋地吧。”老君撂了电话。

隔了那么远，老君的话还是把我臊得脸上火辣辣的。

我坐在桃儿对面，装作若无其事地问：“想家了吗？”

“和你在一起很充实，还没顾得上想呢！”桃儿调皮地答。

“桃儿，你已经出来很长时间了，家里人一定很担心你，不如下一站你换车回四川吧，好吗？”我目光落在桃儿脸上，却又如惊鸿一般飞速移开。

桃儿定定地看着我，半晌才说：“你不想我去大都？”



我大窘：“不是，这个，怎么说呢，桃儿……”

“你不要说了，我明白你的意思，”桃儿将脸转向窗外，一脸的清冷，“你听到了玉儿的消息，该归心似箭才对，可是你不坐飞机却选择了火车，我就想你肯定有问题，我以为你是想多和我待一些时间的，原来……算了，下一站我换车。”

我握住桃儿的手：“桃儿，对不起……”

桃儿摇摇头，一滴眼泪滴了下来：“我们没有缘分。”

“我和玉儿会去看你……和老君的，我很感谢你一直陪着我。”

桃儿咧了一下嘴，眼泪更加止不住了：“我也要谢谢你给了我一段难忘的回忆。”

“桃儿，别哭，你是个好女孩，你一定能找到……”

桃儿轻轻摇了一下头，抽出手说：“只要你和玉儿能幸福，我就幸福，我不是要缠着你，我觉得玉儿对我有误会，我想当面和玉儿姐解释一下的，既然你不愿她再见到我，我就不打扰你们了，替我问她好吧。”

我说：“我不想你见到玉儿又要徒然伤心一场，最后还是要离开，我知道我欠你很多，桃儿，哥对不起你。”

我感到自己很渺小，甚至是有些龌龊，桃儿是一个多么真诚善良又大度的女孩啊，她强压下自己的感情，掩饰着自己的痛苦，一心想要成全我和玉儿，可是我却硬着心肠在她心里插上一刀，处心积虑地要在中途把她赶下车，真是小人之心啊。

“哥，快别这样说，都是我自作多情，真的，我没事的，你放心吧，我还会和以前一样，只是又多了一个哥哥。”

火车靠站，桃儿拿过自己的行李，轻轻抱了我一下，跳下了车，头也不回地走了。

见我出神，郑巨发说：“天一，我帮你移民到泰国吧。”

“什么意思？”

“那地方可以一夫多妻，你就能两全齐美了。”

我瞪了他一眼，拨通桃儿的手机。